

湧

幢

小

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九

祀神第一

大社取土

朝天宮

城隍 三則

景惠殿

帝王廟

堯廟規制

孔廟

祭用常服

不領祠祭

許廟祭田

蠟磯

薩法官

符神

飛天神

鍾琴

猿僊神

霍廟池水

舞陽侯

衛公生日

河神 三則

石像

荷石

老父指路

神鬼所護 二則

詩鎮

劉忠宣免難

陸莊簡風火

濟風救難 二則

神人救厄 二則

薛清威靈

黃冠授藥

神示

神儼

斷獄

邛莢

王春元

青衣持檄

易榜

焚像

心計得情

并神

竹神

石鹿神

保障爲神

石吞爲神

神燈廟

丹臺記

神惠記

二則

神術

蔣侯授矛

朱書

假神

假妖

精爽

七則

避正人

役鬼

鬼道姓名

鬼報恩

鬼恠

冥獄

冥司獄

湧幢小品卷之十九

湖上朱國禎輯

祀神第一

太祖最虔祀事到任須知冊以祀神爲第一事各神俱存本號而後代泚加之稱悉皆撤去爲之一清其不人祀典而民間通祀者聽前代有毀淫祠者而太祖有衆無廢蓋重之也 御製冊序云五經四書有志之士固已講習卽繼曰此書麤俗實爲官之要機蓋嚴事 神明推崇經術其聖不自

聖如此

大社取土

洪武四年五月立大社廟於中都命工部取五方之土築之應天河南進黃土浙江福建廣東西進赤土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土山東進青土北平進黑土天下郡縣計三百餘處每土百斤爲率仍取之名山高爽之地世傳張士誠築王府基取三興土爲之嘉興長興宜興與此相似然張以便身太祖以事神築基之土必多太祖以百斤爲限此興亾

所由異也

朝天宮

兩京皆有朝天宮事天禮神并爲習儀之所南建於太祖卽冶城舊址景陽樓在其左二門外紆道屈曲最可喜北則宣宗八年始卜築於阜城門之內宮成有景星之瑞其規制宏邕勝於南而雅秀則不及嘉靖中陶真人請重修輝映益加於前矣

城隍



北京都城隍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此  
國初舊物一老卒云其石長可丈六尺下有城隍廟  
三字旣建北京埋而露其頂埋矣又露不知何意  
儀門塑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對其香火甚  
盛每歲順天府官致祭府尹可以配都城隍則布  
政可以配省城隍勢位略均而坐一立何居豈  
幽明少異而儀門所塑或者後人附益非經禮部  
考訂者耶

再思在外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並不聞有各省城

隍廟卽如江西城隍爲灌嬰亦相傳舊說前朝及國朝亦未嘗祀之爲省城隍也然則都城隍者乃都城之城隍耳豈如都御史都指揮之云乎其位次亦可辨矣

洪武二年應天開封臨濠太平四府滁和二州城隍皆封王正一品各府封公正二品州爲侯正三品縣爲伯正四品應天袞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府州及各府九旒九章州縣七旒七章王矣公侯伯矣仍迓其品章服各異似不可曉豈幽明各異

獨加崇重與

景惠殿

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事

世廟從侍醫之請作景惠殿令大臣春秋主祀事殷  
棠川士儻爲尚書川侍郎王希烈議上疏謂三皇  
繼天立極而列醫師之中于禮不協請撤祠進歷  
代醫師于一堂院使以少半行禮報可

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塑像精巧如生光武恂恂有儒者氣

象餘多雄武可畏嘉靖中虜患甚棘修撰姚涑題  
黜元世祖之祀其言曰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劉石  
貪劇于契丹暴過于女直給事中陳棻亦主此說  
上疏堅請且謂 太祖存其像祀乃開國諸文臣  
劉基等中元進士受其參養之恩彊假元以帝統  
謬與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又謂北虜方  
橫祀胡虜之君何以禁胡虜之侵看來元世祖大  
有好處趙氏子孫不殺一人舊臣多所錄用卽文  
丞相逸真州再就擒延至數年以星變方就僇其

餘善政種種可錄豈非夷狄之聖主與 太祖祀  
之帝王廟又立廟于北平歲時致祭追順帝之謚  
封崇禮而歸之每日朕元布衣又曰朕父母爲元  
百姓受其養育吁此豈腐儒所能窺哉二公彈不  
得 太祖便彈劉中丞嗟乎仕於元者豈獨一中  
丞中丞亦何戀於元而 世宗方議禮大有改革  
又憤虜橫議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堯廟規制

帝堯廟在平陽府汾水西後徙於東南唐顯慶中

徙府城南有地七百畝屋四百間中爲文思殿前  
爲賓穆門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後祀玉皇總曰  
光澤宮正統中左布政石璞郡守萬觀以左右二  
祠不合經典撤去之左祀舜右祀禹易玉皇閣爲  
執中閣顏堯殿曰廣運門曰俊德協和舜殿曰重  
華門曰玄德禹殿曰文命門曰祇德增屋五十二  
廊六十八合爲三聖廟已更執中閣爲殿而于堯  
殿前爲閣顏曰光天最爲雄偉於是規制大備冠  
于西垂然前人祀老子猶曰孔子嘗問禮西入流

沙不甚恃也至霸王入秦坑卒縱火一猛悍武夫而與老子分東西且上配帝堯不已甚乎石公之改正足洗千古之陋方議興工一夕大風拔木積廡下皆棟梁材也人咸神之

孔廟

兩京孔廟各見志書中萬曆二十八年始易以琉璃從司業傅新德之奏也曲阜朝廟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凡三修本朝洪武初改建國學于鷄鳴

山下卽六代樂遊苑故亦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  
教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川五年  
文廟成 上親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  
祀孔子衍聖公賜誥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于天  
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  
朝 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二重建正  
殿恢爲九間樓閣門廡皆廓其制弘治十二年廟  
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  
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致祭庚子春余得恭 謁



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目所未見入廟  
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  
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連標等復  
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

祭用常服

歷代忠臣廟皆府尹致祭凡祭必用祭服獨此用  
常服想當時請 旨未下府官草草行事遂以爲  
例今當改正者

不領祠祭

京師諸祭皆領于祠祭惟壩上馬房別自建祠以  
元旦冬至 聖節遣內侍主祭光祿寺具品物不  
領於祠官

許廟祭田

許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許之後有名忠者  
藏其譜今見存并新其廟額祭銀八兩後減三之  
二及括祭田故所優以輕折者竝罷去之萬曆十  
二年忠訴於縣令陳某爲請于兩臺得復

鰥磯

蕪湖江心有磯磯上有祠祠孫夫人曰塢磯甚有  
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主崩摧哭自沉又曰孫  
劉有郤夫人歸吳舟橫磯下不忍見仲謀遂坳于  
此夫人真烈丈夫也蜀既不傳吳亦遂諱宜其爲  
神血食萬世郭青螺椎蕪稅并塑先主像改曰蜀  
望臺

陸法官

建陽縣橫山王廟甚靈驗迺歲鄉人祭賽必用童  
男女否則疫厲隨起宋紹興間陸守堅入閩至建

陽是夜橫山王托夢朱文公曰廟人爲蟒蛇所踞  
適年祭祀渠實享之今薩法官欲罪我而重譴之  
徼惠先生一言爲救文公夢中問之曰法官安在  
曰寓關王廟施藥次日往廟中果有一道士詰其  
姓名曰薩某也文公具白其事薩曰先生說關節  
耶姑免究比歸則廟已燼矣惟有一大圓石鎮其  
中今人呼爲飛來石是夜文公又夢曰業蒙救矣  
亾以爲謝此去護國寺風氣甚聚可爲宅兆君其  
世世獲福宜急圖之後文公議建學其間卽今學

基是也

苻神

苻堅死于新平佛寺見夢于寺主摩訶曰改爲吾  
宮則已不則盡殺居者果歿疫相繼因共改寺爲  
廟遂無復疾疫正月二日民競祠以太牢號曰苻  
家神

飛天神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末方  
建大殿殿西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

之上初道士呂元藻數夕夢神從空直入其形接  
天遂爲此像隋末多事不果就然靈應則多矣太  
和中杜元穎鎮成都時南詔侵沐源川分道而來  
掩沒不備欲取嘉州去州四十里寇忽大驚奔潰  
州境稍安有得夷人覘候者乃言本欲徑取嘉州  
忽旗幟徧山兵士羅立有三五人金甲持斧長二  
三丈聲如雷霆坐二鬼之上麾兵士直進蠻遂驚  
潰而去是日蠻酋死者三人始知爲飛天神陰兵  
也自是郡中祈禱無虛日有人將下峽乞福於神

瞿塘水洑波濤甚惡同行之舟皆損失其人甚懼  
見神人立於岸如飛天之狀使二鬼入水扶舟舟  
得無恙開元觀之名益著觀在層岡之上下眺城  
邑俯視江山二水迴滌衆峯環抱爲郡中之勝舊  
有高閣臨崖崇樓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而  
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爲馬廐有門扉制古且  
堅無絲毫朽蠹置之木棧之旁旣而有光炯然可  
鑒以其爲怪棄而不用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  
小赤蛇蟠綴門楹之上累日不去涉旬之外不知

所之

鍾葵

鍾馗之義筆叢言之最詳且不止堯鍾葵而已隋時又有喬鍾葵爲大將軍大約辟邪之神隋唐以前往往取佛僧鬼神爲名葵馗音同雜出俗畫鍾馗戴軟角巾便有開元進士之說

猿僊神

韓苑洛爲浙江僉事王鎮守諧之被逮時山東魯橋有廟曰猿僊神者能預言人禍福官校孫百戶



等謁神且布施神一見卽曰汝輩非拿韓僉事者乎衆曰諾神曰韓大好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鎮守無天理也我近日來自京科道部寺無一人不惜其枉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日當大用爾輩可小心待之衆應曰不敢神怒曰張某狡猾無狀不念爾六歲鰥孀子兒乎張股慄叩頭蓋張年六十餘始得是兒項短而遇韓無禮故神言之張大驚挾其曹致賀自是待韓愈恭而張某尤甚

霍廟池水

御史閻睿行邊經祈連暮宿山下夜分開金鼓聲  
比曉雪滿地詢諸左右曰山徑冰滑霏雪馬不可  
度山後有霍將軍廟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水若  
榴梨瓜果狀衆咸奇之

舞陽侯

樊噲原武康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爲沛人今縣  
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衛公生日

安吉州李衛公廟初在孝豐玉磬山陽上方寺前  
宋乾元年間風雨暴作廟移於山之東卽今址也  
熙寧甲寅隕石於廟之東嘉定己卯隕石於右廡  
下元奉定乙丑隕於左偏棟宇像設一無所損若  
避之者成化辛丑復隕於後殿損桷之楫弘治初  
歲大旱邑令舉神禱雨雨隨輿至須臾霑渥癸亥  
夏旱且酷熱禱於神神額有汗如珠拭之復汗雨  
亦隨應初神微時射獵霍山投宿朱門遂有乘龍  
行雨之事則神之靈異其來也遠矣每八月十八

日相傳謂公生日衆先期醮金眞酒酣宴演扮先  
代人物鼓吹歌唱之聲晝夜不絕謂之李王會

河神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金兵方熾神以  
戚嗔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雲亭自娛咸淳  
中浙大饑損家貲飯餒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  
安擄太后少主去義不臣虜赴江歿尸僵不壞鄉  
人義而瘞之祖廟側 大明兵起神示夢當佑

聖主時傳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

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虜大潰遂著靈應永樂  
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禱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  
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爲  
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史以事過洪天將  
暮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史曰若官  
人胡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吾爲此民爲  
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  
不敬當罰書史訴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  
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祇事神益虔

石像

晉天福以前有巧工來自雷川見有石浮于水歎  
曰石豈真能浮乎是必神使之然也其夕夢一老  
人揖而前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鬱  
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君能留意必有  
以報遂取以爲石像奉香火惟虔煙隨風飛直至  
蘭溪縣止于苧峯之巔邦人歸向聚木石而成廟  
題曰福祐括蒼王淮詩云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  
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心

合第卅卷陳孚之詩讀之亦可悲矣

荷石

邵仁安睦之清溪人貞觀初與弟仁應俱隱蟠山  
誦道德經淡得其奧沒而爲神有巫何氏虛譚禍  
福惑人神甚惡之現形以一木荷二大石重各萬  
斤至山之巔折所荷之木植于地枝葉生焉巫者  
驚走人名其樹曰虬錫立廟以祀廟前有池歲旱  
致禱水湧沸山上二石雲起有蛇出于池入廟升  
屋雨隨大注山下小兒失已三日途遇老人呼

曰隨我閉目勿得開從之聞風雨聲甚厲少頃撫其背曰至矣開視果其家曲巷中也

老父指路

孫明濰州昌邑人李璵據益都明被兵掠至鴻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俛俛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卽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鹽塲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



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  
急挽以入初父止生明明之子孫逾四十人孫惟  
中字伯庸有孝行廬墓通書史居家嚴肅三子長  
尚志入國朝爲禮部主事

神鬼所護

趙尚書狂祥符縣人有異質善賞識臧否正統中  
錢塘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時公謝政家居于數  
造其廬以前輩禮事之甚恭一日公執于手嚙之  
出血于卽悟泣拜請教公不答頃于出其孫恠問

曰大人何嚙于手公憮然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終耳公先爲郎署時一人犯大辟死獄中出其屍實閉氣詐死也越四十年爲司寇其人復犯法公一見呼其姓名曰汝非曩死獄中者邪訊之伏辜人以爲神公在襁褓母避亂抱匿林莽間有虎至母懼置公於地虎熟視而去暑夕寢黉舍中羣狐采麻葉作扇扇之驩呼曰趙尚書方苦熱吾輩敢憚勞邪公聞之益勵志讀書

顧度崑山人有孝行坐事亡命走西南夷萬山中

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洞幾死常有神人護  
之自播州轉入下山山神夜來與語貌甚偉曰吾  
姓褚導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敬事之居九年  
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  
江不可渡是日大風渡者皆死獨得免永樂中以  
人才徵不就

詩鎮

我湖慈感寺前橋曰潮音水清澈有蚌浮水面吐  
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卽有蛟龍來攫永樂中夏忠

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率一美女  
來見公不爲動徐訴曰久窟于此歲被鄰豪欲奪  
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爲鎮卽彼懾伏永不敢動公  
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  
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  
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官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  
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慈感蚌珠  
之仇也牒于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蛟夾于  
錢溪之北 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 朝問狀

對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聽命臣何敢與  
焉上甚悅揚文貞請錄付史館上不許萬曆  
己亥余遊太和至荆州文貞六代孫現爲兵使者  
對余言如此

劉忠宣免難

忠宣公少隨其父廣居官廣西歸至赤沙湖誤墮  
水風悍帆滿急舟行已遠浮沉水中遇漁舟掠出  
送至舟已半日矣癸未會試場屋火攀垣數四皆  
爲後人拽下喘喘待死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踰

垣旁一人衣之白袍問其名居不答標衣號于市亦無應者

陸莊簡風火

莊簡公館于陶氏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做以公在薄其罰語畢燄起公又力懇曰第及三舍不傷延也翌日果藝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抵淺洲免焉自是遂戒牲庖

濟風救難

劉佐中部縣人生五歲值歲凶民有鬻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佐問易以何爲大母曰將衣汝佐曰今米與衣孰重亡米死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佐年十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風益急佐將投于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濟正德丁卯鄉薦解元邵昇未冠登科有俊才劉瑾從孫女妻焉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急奔佐匿之閱數月佐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與瑾

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脫昇於難

劉瑾爲姪女求婚時有戊辰探花戴大賓丁卯陝西解元邵昇皆未娶諛者爭以二人姓名進瑾曰吾關中人歸邵生其可苦辭不得昇因閉戶絕人事瑾誅衆以昇無所與事免誅斥爲民昇字晉夫才調超逸能詩絕不以得喪櫻心年僅四十四卒衆皆惜之戴尤早天均犯忌才之阨矣

神人救阨



全峯胡公宥新安人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  
帷嘔血甚劇夢黃冠假良背之旨疾乃瘳每神其  
術祕不語人嘗自城南夜歸燈火相接及門聞無  
一人舟覆彭城賴居人出之溺公問故則神人風  
戒謂賢者有阨宜亟持勾繻以救見屠者將解牛  
市而豢之守塚及公卒于黔牛不食死

初生時母毛孺人夢車駕臨其第方以臬司入覲  
歲在癸未會廷議相壽工有薦公習圭測者受命  
往視屢賜御膳車駕之幸其在此乎同時往者南

司寇陳道基通叅梁子琦請改而禮書徐學謨不從止

辭請威靈

徐楚淳安人爲辰州太守甲寅疫癘大作公亦昏憤恍惚覺身著金緋坐殿上兩楹間旛幢飄搖署曰威靈几前大曲爽香黃冠在前問曰此何地我何在此對曰此城隍廟也郡人請公生爲之公怒曰誰爲此議我肯向汝作土偶耶道士忽不見旛幢殿宇一時都沒翌日士民苦旱祈雨執牒請公

沙市八景 卷一  
署名公曰有如夢我當應禱纔出署大雨如注三日夜不絕疫癘頓蘇先是公以內艱歸過山東闢有高孝廉爭舟怒罵復舉大石擲公幾中額且曰異日見我廷謁毋悔乎公笑而謝之後至辰州高乃補沅陵令辰之附郭邑也大爲踟躕高頓顙愧泣公怡然答曰乃公吞雲夢者八九願勿復言爲雲南副使周龐者廣西人有所親人周岐岳選蒙化衛經歷死矣龐謂其子曰滇廣萬里誰知而父死者以文憑假我我之官所得與而共之龐竟赴

蒙化恣意貪墨居一年而岐岳家有七人來龐恐  
事泄飲之酒夜盡撲殺之燔其屍有宋經歷者故  
識岐岳密以告公公佯撥龐往事隣縣而擒其妻  
子訊卽服捕龐置極典滇人稱爲神明子應簧已  
丑進士叅政

黃冠授藥

劉繹字斗山代州人也成化丁未進士理遼東糧  
儲逆瑾惡之械至京枷午門前枷重法嚴凡枷者  
十餘日多死公枷月餘不死時同郡王沈庵以死

侍側不去有黃冠者至遺家人一九藥日日剝一分食之盡則難脫公是日亦夢僊人自霄而下內藥口中覺來尚有香氣監守者俱言有老人送藥忽不見語喧聞上達九重太宰張西麓綵乘此異言之瑾得釋爲民張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朝野稱爲鐵漢後陞衛輝知府長蘆都轉運使此一鐵漢阨于瑾救于僊而又見知于瑾後之見知則又黃冠誤之也故官不甚顯

任汝亮猗氏人進士戶部主事督餉彭城渡河登舟失足墜沒陪僕自投下援之亦不復見日向晏舟人駭而譟有頃與陪僕忽躍而出神色晏然或問公溺時狀曰若有巨木載者舟人以纜度水深百丈駭以爲神知泉州府泉州苦旱郡人占九鯉湖神神示之須二千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縉紳有以夢告者疾行左右言支千不利公策其馬曰農夫閔閔望歲所言不可以過今日脫有災太守任之至果大雨又三月牧兒入山中經一峽見石

理若文字隱起拭蘇讀之云巨雷開石神泉湧出  
見者神彊食之無疾以傳以頌良二千石郡人爭  
來觀有疾一歎立愈會內計中蜚語左遷知興國  
州泉亦先涸

神儼

蒲州高嶽爲黎平太守點夷以嶽西人不習土風  
聚而掠供張物嘗之嶽乃與杖械繫復奪去傳檄  
將吏悉收斬以狗夷衆囁指無敢犯嘗閉戶臥漏  
下已三十刻有紅光奪目跡之賁燭自然默籌兵

猶火也神其以示儆乎部署材官粟馬厲兵寢戈  
擐甲欽欽如對敵壘衆竊惟之已而芴郡夾戕殺  
官長以叛臺檄獄調孟兵討賊孟兵蓋獲之後割  
輕敢戰尋罷不用兵恚曰是謾我使僕僕道路士  
辱兵頓不則受賊賄耳將甘心於罷者鼓譟踟郛  
而入左右無人色辟匿獄坐堂上以一吏侍胥之  
入意氣自如徐呼而前以爾討賊乃自爲賊耶吾  
貫爾縛賊自效衆頓首願受約束倍日并行卒獲  
渠魁還報



斷獄

歸震川先生令長興好譚文于聽訟非所長有鄉豪與媳姦爲僕所見揮刀殺之知事不可掩入室取一婢殺之提二首赴縣告以獲之姦所欲脫已罪偶大雨沮城外其夕先生夢城隍神告以殺死本末先生辰坐堂上其人携二首奔入未及言先生大呼曰賊賊汝殺人如是如是遂伏罪衆咸以爲神自後無敢欺者

却羨

吳猷新喻人任兖州府通判庫吏楊福以羨金千餘兩私猷取之猷不取後十年其子總稅赴京舟至蕪湖焦磯觸石破賦金沉于江者五日詰旦家僮狂叫曰我焦磯神也汝父猷不取兖藏金今所沉者稱是盍以長緆繫鐵鉤曳取之必獲亟如神言果獲同事者乞神效之僅出空橐焉

王春元

王命河間饒陽人滹沱大溢水及城不浸者數版有婦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時饒有兩王春

元問主名指曰君也殺牲爲文登城望祭祭畢而  
水落迄不爲災或問以故婦曰渠東斗星也翌日  
復問其婦惜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後爲風翔知  
縣潔已愛民秋禾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微小色正  
黑綠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奔告卽爲文率衆  
禱于神詰朝而蟲跡如掃竟亦莫知所往士民爲  
圖頌之嘗以治邑勞瘁成危病醫藥罔效夜夢梓  
潼神告之曰服補心丹乃愈覺以語醫醫言非對  
證藥已之旣復夢如前卽和而服之遂愈

青衣持檄

嚴天祥朝邑人爲絳縣知縣恒以役至夏縣道經  
傳說祠側嚴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恩  
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憇其側短亭中坐  
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嚴謝不  
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爲嚴作鬼  
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  
報傅公異日竣我爲御史乃往言訖就寢頃之寤  
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

漢州八山 卷十九 十一世  
有之非夢也嚴默然誠左右勿泄及甫爲御史輒  
鬱鬱不樂卒其後從人始言之

易榜

綿俗尚禱有白牛廟者民競誇詡其妖以爲神戴  
簷爲監司行部見之曰此必伯牛廟之訛也遂命  
易其榜禁民無得淫祀其中衆初以非其神謹之  
後獲斷碣於墀地果立以祀伯牛者遂皆服公明  
見

焚像

陸鈞爲貴州副使嘗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鳴軍皆  
銜枚疾走怪之左右對以貓王神最靈人輒避不  
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其像纍纍令軍人  
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而請罪公  
曰是何惑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爲妖

心計得情

戚南玄賢爲歸安知縣民嘗夜被盜未曙戚謁廟  
出河側聞舟中密語云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  
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賊來具如所聞被盜家

猶未知也。素有心計善刑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有蕭總管祠甚靈，且厲豪右，欲詛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禍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上，竟不雨，沉之水，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起，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戚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繫舟側，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

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爲也遂焚之

井神

貫溪縣仁福鄉聖井相傳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既而見水中有樓臺儼然一老翁中坐侍衛森列置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角翁謂曰旱乃天數非吾獨專小民不修誠動天而晝夜聒井何爲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聒井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旱巫違前誠吹角井上角復墜井



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潭水上僵坐  
不什漁者推赴長流旦視坐如前如是者數四屍  
竟不去亦不朽敗是夕見夢於鄉人曰吾郭巫也  
向再入井見龍龍謂數人冥間不令出旣因命我  
掌祠出屍以見異我嘗爲鄉人効勞者今神有後  
命而數數苦我奈何鄉人往驗之信爲立祠凡有  
禱則應

竹神

陳岸爲閩錄事死之明年妻哭之曰君平生以剛

直稱今以讒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見夢於妻曰  
吾不知死聞卿言方悟吾當報讐然公署非可卒  
人卿爲我訴冤吾當隨之明日妻往訴至縣遇一  
讐吏於橋上擊其首卽仆而死及入凡吏嘗害公  
者以次十死八九惟二吏奔至臨江得免王埜蔡  
襄有記神墓前忽有竹二根從樹柯中出衆以爲  
異因爲蓋竹神祠

石鹿神

青州石鹿山臨海有神廟甚靈刺史王神念以祈

禱惑衆毀廟壞像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撲打不能得走入海水時陰子春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請見云有人見若破壞宅舍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憇此境子春密記經二日知其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朱衣人陳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陳謝子春心喜供事彌勤果以功授南青州刺史又遷都督秦梁二州神信有靈遂于神念祠于子春辟之于人遇合乖違各有緣分

保障爲神

吳江縣黎里秦氏世素封行善多以貲得官其始祖乾當宋季之亂集鄉兵自保寇不敢犯依以全者甚衆詔授護民太尉沒而爲神祀之至今攷五季之末民間聚兵保鄉黨者率稱太保故有遍地太保之稱宋末則稱太尉非實授職銜也中間有豪傑有彊梁江左以來豪傑最著者程忠壯公次則秦公觀其能蔭及後人則當日行事大略可知已

石吞爲神

瓊州臨高縣西十里有昆邪山建武二年村民王氏者二人長日祈次日律與鄉人王居傑獵于山憇石上祈爲石所吞啗居傑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盡間忽作聲曰我爲昆耶天神隱此石室已後可以純白三牲一祀我言訖遂沒入石中不復見宋靖康間通酋王文滿煽亂率衆環攻臨高民受荼毒無能禦者吏民乃禱之於昆耶神須臾蜂蕞彌空肆毒行螫羣盜奔潰民賴以安益神共祐

神燈廟

姚江有神燈每歲春月初昏無風雨遠望火光數  
點起自大黃山東嶽廟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數  
十百點多至萬億燦然若繁星明滅聚散參差不  
定漸移而西至夜分隱隱向白山沒俗傳三月既  
望爲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然讀書龍山上者  
言不特春季爲然凡遇天氣鬱蒸往往有之第卑  
處不見如登山絕頂見江南過屋皆赤卽環山半  
亦是甚有人坐樹下倏綴樹如旒至集人衣裾拂

之不去西門桑神廟俗呼桑九郡王併祠其子周舍史舍周生時館穀外邑歸而經其姊家嚴氏好爲具鷄黍周怒何爲以骨飼我衆曰肉也姊家實以祠神竟不食歸告其妻趣具湯沐吾將去爲桑郡王子浴竟而逝史名自張碧年從學舍歸途遇一丈夫鬚髯甚偉口豎子而非史氏子乃郡王桑氏子也史驚懼歸告其母夕發寒熱語語若神授竟歿傳邑人十月間具旗傘鼓樂昇桑神及二舍迎于途至桑巷祠而返歲以爲常

丹臺記

蔣燾字仰仁其先宋侍郎堂守蘇遂占籍長洲父  
原胤娶武功伯徐有貞女而生公原用登進士出  
知樂亭歿於官燾尚孕於母未育旣育旅却七閱  
月母始扶觀歸少穎悟五歲母口授小學卽成誦  
十一善屬文時出驚人語選隸學宮十四應都試  
金陵文譽馳公卿間又三歲而卒當未卒時常夢  
上帝召爲丹臺記以母老辭不得錄而祕之姊婿  
劉玠入其齋得所爲辭帝文以語母母惡之抵于



地然竟不免也初母在蓐恍惚見道流三人入房頃刻間失其一卽免身常以爲異徵及卒後母甚悲著哭子詩十三首聞者莫不隕淚母又夢燾來言我之帝所甚樂母問其死狀燾曰兒死從首上以往兒雖死不滅不散也至嘉靖中陸詹事深死三日而蘇旣蘇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時不見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跪於庭云奉大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對忽身已坐與上黃衣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隸物故者余心甚駭與北

行如飛至一城黃永蹠請曰當去與從步頃刻間  
已失輿兩人挾而走足不著地至一城黃永又蹠  
請曰請改服不覺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  
樓櫓皆如京城制可十餘里至闕門門數重大殿  
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永先入唱曰奉命  
追松江陸深已至王起坐曰入之余從東階廡下  
北面立王南面字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下  
莫非當年蔣燾耶蓋余爲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呼  
之曰奈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王曰

子淵爾官應居一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卜  
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  
歲聞是語駭曰深得無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  
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須臾吏持簿至余閱之見  
平生所言所行無一不記其末以朱書總核其罪  
余因丐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  
人所得專也主在帝寡人爲故人受罪姑假以兩  
旬俾治後事其毋爲子孫計命黃衣送之出已出  
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覩何以警傳世

黃衣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  
至街衢所見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士久沒  
者咸下車與叙寒暄而別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  
甚昏黑忽見一燈微明既近則其屍卧於床心惡  
之黃衣推之使附乃蘇又兩旬而黃衣復至詹事  
遂長往矣

神惠記

葉先生朝榮號見山少師臺山公之父也中年得  
奇病病不知所由來亦無他苦第不能睡每睡欲

合眼則背蓬蓬然動始如斗大漸縮至背心僅如錢孔則湧起醒矣以此三年不成寐遂骨立延醫診之醫不能名其病第見其骨立則以爲損也用參苓諸藥補之愈補愈甚且將就木父憂之遍訪名醫得十人莫適與也則具十人者名祝于鄉祠女神劉夫人者枚舉而筮之良者陽筮否則陰十筮皆陰大驚吾兒殆哉其不可藥矣不然何十醫而無一良也家人相對涕泣計無所出先生忽見一人星冠道服自空下拊而告曰君何病服越鞠

丸愈矣遂脩然去異之以詢醫醫曰方誠有之平無奇耳安能愈君君病久恍惚何言神也問方載何書曰在丹溪心法問何療曰療鬱先生瞿然曰得之矣往余再喪妻四喪子復喪妹最後喪母骨肉之痛連綿不絕哭泣悲傷五衷菀結今茲之病由鬱生也神告我矣遂合一劑服之卽成寐再服則通宵安寢三日而起矣友人來問病者皆大驚謂君遇茅山道士授還魂丹耶何起之驟也遂醮錢具餅餌酒果羅庭中爲拜答神貺時巳甲夜

矣忽爐中有火熒熒如炬光照一室友人皆見之  
先生喜占一聯曰危而安方識神功廣大微之顯  
莫言陰教虛無更十年讀書三山忽一夜前神復  
至語曰君何尚留此其亟歸謀避倭時倭已遠去  
鄉人安居無恙殊不以爲然第念神曩者救於垂  
絕今豈我誕耶因五鼓就道徒步疾走二百里以  
夜分抵家明發卽欲行而家人及父皆不信以告  
鄉人鄉人咸擲揄謂其駭不得已留二日竟強父  
挈家去止東城未十日倭以風便突至鄉人不及

避誅殺慘毒至有一家無噍類者而吾家幸完居  
東城數載倭難平與家人浮海歸故居業登舟矣  
神復來告不利意雖信之而難於易舟適有友人  
王散軒者亦以避倭浮海歸勸附其舟先生從之  
方有所待未卽解纜而前舟先發不數里颶風作  
覆其舟舟中人皆葬魚腹遂得俱免惟神救者三  
皆大難大厄心思意想所不能及

先生弱冠時肄業三山之開元寺社友十餘人過  
之送于寺門至鍾樓下一老人年可九十餘野服



倚柱立挽而語曰在相法君當刑四子時猶未娶  
心惡之又曰無愠也子雖晚當貴已又曰功名竟  
有連適耳時方年少氣銳謂一第可立取聞此愈  
怫然趣出老人復笑挽曰更有一言門下多賢士  
諸所言皆忤默然惟之他友人意其善相人也問  
焉俱不答再訪之去矣詢之僧僧曰無有也越一  
歲先生始婚連產俱不育已未少師生先生年四  
十五矣爲諸生累舉不第試多前列而不及餼乙  
丑京口姜先生試首年已五十十心念已老卽餼

無益力讓次者姜先生不可乃受餼戊辰

穆皇登極詔選士充太學遂得與焉畿試復不第久  
乃謁除得九江別駕鬼嘯于齋中不爲動齋故戰  
場也芟而闢之產五色芝滿六載移守養利州州  
治深入蠻夷中拮据三載欲歸不得卒于官老人  
所謂迤邐豈不信哉方滯學官家貧歲常就塾弟  
子有聲庠序者至二百餘人登科第者纍纍不絕  
在官時延接諸生教以經義多成名而瑞昌科甲  
厄且七十年署邑試士首拔李汝祥其年遂舉于

鄉門下之多賢亦不虛也而當守養利時少師亦  
舉進士官翰林細思老人邂逅數言盡平生無一  
謬者曩已卯歲以攝郡代太守入計遇善風鑑者  
謂先生有道骨當遇異人驗矣

神術

賀朝用綿竹人少遇異人授神術百不失一然深  
祕之一假於相有官將赴滇別其署事州判溫君  
而梁溫請曰先生遠行何以教我應曰祖公萬福  
但三日後州前有小變當流血溫大駭徐曰勿憂

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節拐爭於州前果割刃焉  
慕景東時滇南大旱巡撫見吾陳公甚憂召之相  
君曰須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陳曰吾爲一省主顧  
不如郡守耶對曰不然方今旱災惟雲南一府公  
之所轄廣矣何可占陳然之促太守至熟視之曰  
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  
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  
不酬陳大奇之以書薦於劉巡按劉見之曰吾雅  
不好星相無已姑視我子察之曰甚佳名列賢書

第幾已而果然其術多如此後以任事爲人所嫉  
構下獄歎日數也遂自引決先謂妻曰子亦不免  
歿後妻亦從之

蔣侯授矛

劉白川景韶在軍中夢建業蔣侯從空授以丈八  
蛇矛盤舞如飛其卒也夢蔣侯以天樂來迎凡文  
臣立軍功神相之要非偶然者

朱書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

幼從羣兒之塔莊獲蟻擊榻良久釋之卒不爲祟  
一日雷電風雨晝暝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  
衣白簡鬼物從之百數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  
牀下神人曰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  
示之符雕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者  
稽首謝歷三日流黃氣滿室中朱書龍蛇狀盈几  
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熟臥忽有聲若  
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邢臥自如

假神

平湖金員字汝規爲人朴而迂家頗裕人有稱貸  
無不與人既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  
日其孫病求護於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  
人打門而入則自稱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熒煌  
則以爲朱八官神靈顯應若此賊入臥內挈取衣  
被其妻以爲神惡其衣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  
衣非潔淨者不須挈去及賊倒囊篋運糧米心竊  
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爲賊矣年八十四已見  
曾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蓋未量也天其或

者有以補之

假妖

王海日華少時邑中迎春里兒皆歡呼出觀獨安坐讀書不輟母岑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答曰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見是也吾言悞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習文數月之後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歎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殿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獨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



曰爾獨不顧令卽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答  
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我方誦書恐彼亦何詞呵  
責錢因語父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  
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數人  
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  
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公  
獨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爲異假妖試之每  
夜分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  
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之方檠燈端坐

神氣自若輒私相歎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殫  
因從容問曰向妖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  
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答曰  
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必露怪狀求勝君安  
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色  
動疑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亾過諸師兄  
爲祟耶公笑曰非是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  
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  
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

情且笑且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

精爽

梁觀字大用分巡潮州廉介剛果決獄如神會天時久旱觀齋沐禱神雨下如注沒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祀之觀雖沒其精爽不迷有祈輒應同庠謝孚爲御史時領兵平百家畬十潮夜宿行臺每夕戶鏑無風自擊孚垣然不之疑一日袁典守門隸卒不來請鑰孚惟問之守者曰昨

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有沉  
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于窻隙見之第無命不敢  
出耳乎知其爲觀之神也恐隸卒驚給之曰是我  
是我一時失記矣至夕鐫擊如故孚乃默曰某奉  
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陰相使公私  
皆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博我莫  
耳聾遂息明日具牲醴卽書院以祭其後凡有捷  
前夕必夢與之歡笑如生

馬駘解州人與其兄主燕醫張圮館圮卒而無子

爲買地以葬仍以居授其媪後爲松江同知背疽  
幾危一夕夢圮來視疾明日尋愈人以爲圮之冥  
祐圮初爲行人使蜀館稱多惟人莫敢居徑入因  
夜坐觀書忽壁上如人持挺而擊者三觀書如故  
不爲動居父憂廬中磬不扣自鳴燈下見馘影如  
斗亦處之如常崇弗能干自松歸渡江會太風陡  
作舟師震懼無人色從容仰天祝曰吾平生或欺  
君虐民舟當沉否則風亦當息俄而風恬浪妥須  
臾數百里矣

陸道判嘉禾人。洪武初，薄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  
居者多崇遂，以微價售於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  
中有二女笑語於前。陸知爲怪，叱問之。二女曰：妾  
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  
臂，沒。早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其  
聲錚錚，啓下一石版，版數甃，甃滿貯黃白。陸遂用饒  
富，後贅沈氏，生萬三，爲江南富族之甲。已皆籍沒  
於官。

李瀚，沁水人，爲樂亭知縣。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

海峽小記 卷之九  
作祟更茲土者多病故人爲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得朽骨若干令野瘞焉竟亦無他後爲南京戶部尚書

熊翀光州人少年業南園同事十餘人忽睹絕色女立松樹上衆皆錯愕翀略不爲動女尋滅遂以刀刮樹皮書曰作惟風雷滅成形斧鋸分明日夜半雷劈之後官南戶部尚書卒 武宗時已得恩典 世廟立夢稱臣南京戶部尚書熊翀見明日咨大臣稱其丰表峻越賈閣老南塢以先朝名大

臣對再賜祭不但懾鬼魅且聲靈通帝座矣  
孫繼先孟縣人以御史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  
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  
敢過孟縣界公馳馬卽之入於牛羣迄不見明年  
民病額瘡自山以西歿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  
以此甚奇之

高唐州驛舍夜有鬼物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  
一一可辨亦曰海市

避正人



蘭溪北隅明遠樓左偏一區穹窿其顛周密四傍  
堊之以白竅其前若園月形障以紙天光照映虛  
明瑩徹常若月在其所而無虧也扁爲月區文懿  
公游其上倦而假寐有二鬼來矚驚曰章大人在  
此奈何其一欲避去一日奉命灑掃俟北斗使者  
攝獄如何可達方逡巡未決公隱隱聞之曲肱未  
動久之聲漸遠乃起歸家數日門人王覺言醫士  
夢一鬼兩股流血泣曰不避正人爲主者所撻乞  
藥傅劍公笑曰正人亦何須避

役鬼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宣慰  
司奏差龍沙卽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  
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  
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語侵坐  
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縢篇  
忽聞窻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  
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  
乃祝曰豈子藥殺爾邪苟非子當白爾冤鬼曰見

閩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  
兄寃宜集壽俊十人爲之徵弼曰可人既集鬼曰  
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  
生時月有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  
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  
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卧兄樵未還兒偶步牆陰  
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  
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剃其髮纏以綵絲次  
穴胸剖心若肝豎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

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爲奴稍息  
舉鍼刺之感額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  
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銜冤九泉見普與翁結  
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母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  
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條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  
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鞠之始猶撐  
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橐遂獲符  
章印尺長鍼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  
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

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  
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大曆二年春二月爲吾  
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  
然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  
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  
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鄰生者與  
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今  
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  
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

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庾死于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弗答吏罵曰獄由爾典今反不語邪月西曰殺我者旣伏辜矣喋喋將何爲尚賢竟以賂免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寃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

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彌  
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  
保至其所驗之皆如和卿而鄺與劉不具里居竟  
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彌家晝相隨行夜同彌臥起  
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彌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  
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  
欲燕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  
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漏一華衣一  
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爲某惡行萌某邪

心尚敢據人上手彼服雖弊終爲端人耳命易其  
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彌飲則唱漢東山及  
他樂府爲壽彌連以酒酌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  
淪客戲以醢代之頑童怒曰幾蜚吾喉吻何物小  
子惡劇至此噉噉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  
西尤號點慧時與彌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  
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  
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洪武  
四年有司異其能薦入京師 賜衣一襲遣歸



鬼道姓名

賈節婦陸氏徐州人舉人王鄰女弟頗解文事夜讀史至舜誅四兇心疑之曰何物四兇乃敢爾耶忽窻外有四鬼物各道姓名以應曰某等在此啓戶視之寂無所見媪遂得怖疾而終年八十餘矣

鬼報恩

青州益都尉某華人云初在鄉累舉不捷居郊野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謂盜曰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盜曰我營卒也因博輸不敢歸乃來相擾

尉曰吾有緝二匹取贖之盜謝去復請營請于軍尉得不治罪後將就試卒忽出燈下曰某前蒙恩誓必報今不幸歿于軍旣而赴舉試前盜以所試題送出三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見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率衆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

鬼恠

元末有羅文節者廬陵人以掾吏督造至樂安憇  
廨中或告以鬼物所憑不可居笑曰惡有是酣飲  
而臥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一丈夫長而青立與  
檐齊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比明  
視之竝廨有大樹甚茂人祀爲神曰恠在爾矣歷  
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樹枯恠亦隨止後官至瀘州  
同知年八十官雖不顯而生平勁挺不可奪乃知  
鬼所畏者正人不必盡達官也

真獄

邵溥字公清康節先生之孫紹興二十年爲眉州守郡有貴客素以持郡縣長短通賄謝爲業二千石來者多委曲結奉邵雖外盡而凡以事請輒不答客銜之會轉運副使吳某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州取奉邵獨不與客知吳已怒乃誣邵過惡數十條以陷吳大喜立奏之未得報卽逮邵繫獄成都獄司理叅軍韓汴儒吳擇深刻吏僉判楊均鞠之眉州都監鄧安民以謹力得邵意主倉

庾之出入首錄置獄十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卽承如是半月許眉之吏民連繫數百死者且十餘輩提點刑獄縉雲周彥約縮知其冤亟自嘉州親詣疎決邵乃得出聞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小酒餽遊客及用官紙劄數過多等方具獄楊卽死獄吏數人繼亾明年邵坐貶三官歸槌爲之西山其社眉山士人史某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繡衫花帽馭卒控大馬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啓到一甲第朱門三

重洞開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  
廳事座上緋綠數十皆揖史東向辭曰身是布衣  
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爲政何  
必辭吏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來也俟君  
登科畢卽奉迎矣史不獲已就坐久伸而悟不爲  
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赴廷試過荆南時吳適帥  
荆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室不敢居無幾  
而死史還至夔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幸報  
吾家令取去年秋所書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

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亾於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自曰安民冤已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揮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却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溥得家學之傳洛黨被禍伊川沒嗇人皆避匿吊不敢往誌不敢作溥獨素衣白馬會葬蓋真知道者

真司牌

張才少與鄭生者善嘗夢冥司遣一卒持牌書  
及鄭名攝之既至主者檢其籍曰張某猶有二年  
鄭某繫獄閱數日鄭果物故才尋舉鄉薦又夢至  
一冥府守者名呼才曰葉落凋相公請見居頃之  
一人青衣絲絛自內出從者曰是葉落凋相公語  
才曰爾壽止三十二緣心地好增算倍之才趨前  
謝遊遨閭閻忽僕馬擁從甚都其乘輿者烏紗  
幘頭緋衣金帶葉策一蹇從見才傍立遂步擁向  
神曰此張某神揖才如葉語且云已改註祿籍神



去葉留後速才歸才曰乘輿者爲誰葉曰天下都  
步陞語旣而別才覺流汗被體後才以子琳貴棄  
其漆水學諭歸年已六十又四年卒果符前夢